

增訂

史記評林

二十九

特56

3

館籍書會育教本口大			
五	四	二	
○	四	三	九
册	號	架	函

第五卷第四號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明治十九年五月七日文部省發行

楚元王劉交者正義曰年表云都彭城高祖之同母少弟也

徐廣曰劉交者字游高祖兄弟四

大長兄伯蚤卒始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

客過巨嫂食徐廣曰漢書云丘嫂也○索隱曰應劭云丘姓也孟康云丘空也兄亡空

嫂也此作巨巨大也謂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

為羹盡索隱曰櫟音歷謂以杓歷金賓客以

故去已而視金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

祖為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為言

高祖曰某非忘封之也為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

按太史公蓋元
首叙伯蚤仲主
以伯蚤卒仲主
代亦卒不及特
於此耳

敖英曰史稱高帝
豁達大度顧以嫂
氏辱羹之怨而懷
憾終身不得已而
封姪以侯猶以憂
羹名封其于大度
寧不有疵乎

封其子信為羹頡侯

徐廣曰羹頡侯以高祖七年封封十三年高后元年有罪

削爵一級為關內侯。正義曰羹頡爵號非縣名以其標釜故也。○正義曰括地志云羹頡山在媯州懷戎縣東南十五里按高祖

取其山名為侯號者怨故也。而王次兄仲於代

徐廣曰次兄名喜字仲以六年立為高祖六年已代王其年罷卒謚項王有子曰濞

禽楚王韓信於陳乃以弟交為楚王都彭城

書云楚王王薛郡東海彭城三十六縣也。索隱曰漢書云私姦

立夷王四年卒子王戊立王戊立二

十年冬坐為薄太后服私姦削東海郡

與吳王合謀反其相張尙太傅趙夷吾諫不聽戊

則殺尙夷吾起兵與吳西攻梁破棘壁

正義曰括地志云大

按一說服字句服而姦忘哀也

棘故城在宋州寧陵縣至昌邑南

正義曰括地志云有梁丘故城北三十二里也

與漢將周亞夫戰漢絕吳楚糧

道士卒飢吳王悉楚王戊自殺軍遂降漢漢已平

吳楚孝景帝欲以德侯子續吳

徐廣曰德侯名廣吳王濞之弟也其父曰

以元王子禮續楚竇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

為宗室順善今乃首率七國紛亂天下奈何續其

後不許吳許立楚後是時禮為漢宗正乃拜禮為

楚王奉元王宗廟是為楚文王文王立三年卒子

安王道立安王二十二年卒子襄王經立襄王立

十四年卒子王純代立王純立地節二年中人上

立十七年卒諡節王子延壽立十九年歿○索隱曰太史公唯記王純為國人告反國除蓋延壽後更封至十九年又謀反誅歿故不同也○正義曰漢書云王純嗣十六年子延壽嗣與趙何齊謀反延壽自殺立三十二年國除與此不同地節是宣帝年號去天漢四年二十九年仍隔昭帝世言到地節二年以下者蓋褚先生誤也

趙王劉遂者

正義曰年表云都邯鄲

其父高祖中子名友諡

曰幽幽王以憂歿故為幽

詳見后本紀

高后王呂祿於趙一歲

而高后崩大臣誅諸呂呂祿等乃立幽王子遂為

趙王孝文帝即位二年立遂弟辟彊

索隱曰音壁彊又音關彊

取趙之河間郡為河間王以為文王

正義曰河間今瀛州也

立十三年卒子哀王福立一年卒無子絕後國除

入于漢遂既王趙二十六年孝景帝時坐晁錯以

適削趙王常山之郡吳楚反趙王遂與合謀起兵

其相建德

索隱曰建德其相名史先失姓也

內史王悍諫不聽遂

燒殺建德王悍發兵屯其西界欲待吳與俱西北

使匈奴與連和攻漢漢使曲周侯鄜寄擊之趙王

遂還城守邯鄲相距七月吳楚敗於梁不能西匈

奴聞之亦止不肯入漢邊欒布自破齊還乃并兵

引水灌趙城趙城壞趙王自殺邯鄲遂降

正義曰邯鄲洛

也趙幽王絕後

太史公曰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

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賢使楚王戊毋刑申公遵

其言索隱曰漢書申公名培王戊胥靡之趙任防與先生

趙堯傳曰趙人防與

柯維騏曰漢書以楚元王傳與荆燕吳並列而以趙王遂與高祖五子同傳蓋楚元王高祖之弟而趙王高祖之子也史遷世家

只序楚元王而此特附趙王者蓋以防與先生與申公事相類有賢不用卒犯大戮均可為世戒也
楊慎曰質有其內中庸所謂取入以身也

公也。○索隱曰：此及漢書雖不見趙不用防與公蓋當時猶知事迹或別有所見故太史公明引以結其豈有篡殺之謀為天下僂哉賢人乎賢人乎

非質有其內惡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在在所任誠哉是言也

索隱述贊曰：漢封同姓楚有令名既滅韓信王失彭城穆生致醴韋孟作程王戊弄德與吳連兵太后命禮為楚罪輕文襄繼立世挺才英如何趙遂代殞厥聲興亡之兆所任宜明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終

田中篤實 同校 關利器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荆王劉賈正義曰年表云都吳也諸劉者不知其何屬漢書賈高

帝從父兄○索隱曰註引漢書則班固或別有所見也初起時漢王元年還

定三秦劉賈為將軍定塞地索隱曰即桃林之塞從東擊項

籍漢四年漢王之敗成臯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

軍修武溪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

馬津入楚地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三千里按賈從此

楚地也津南過入燒其積聚以破其業無以給項王軍食

已而楚兵擊劉賈賈輒壁不肯與戰而與彭越相

保漢五年漢王追項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正義曰括地志云

按師古云言本同祖從父而別也

按師古云塞卽司馬欣之國

按師古云相保謂依恃以自安固

固陵、陵名，在陳州宛丘縣西北四十二里。使劉賈南渡淮，圍壽春。正義曰：今壽州壽春縣是也。

還至，使人間招楚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佐劉賈舉九江，迎武王黥布，兵皆會垓下，共擊

項籍。漢王因使劉賈將九江兵，與太尉盧縮西南

擊臨江王共尉。索隱曰：共尉之子。共尉已死，以臨江為南

郡。正義曰：今漢六年春，會諸侯於陳。正義曰：今廢

楚王信囚之，分其地為二國。當是時也，高祖子幼

昆弟少，又不賢，欲王同姓以鎮天下。乃詔曰：將軍

劉賈有功，及擇子弟可以為王者，羣臣皆曰：立劉

賈為荆王，王淮東五十二城。索隱曰：表云：劉賈都

封賈東陽，即臨淮，故云王淮東。正義曰：東陽郡

曰：括地志云：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高祖弟交

為楚王，王淮西三十六城。正義曰：淮以西，因立子

肥為齊王，始王昆弟劉氏也。高祖十一年秋，淮南

王黥布反，東擊荆，荆王賈與戰，不勝，走富陵。索隱

地理志：縣名，屬臨淮。正義曰：括地志云：富陵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為布軍所

殺。高祖自擊破布，十二年立沛侯劉濞為吳王，王

故荆地。

燕王劉澤者，諸劉遠屬也。漢書：澤，高祖從祖昆弟

子。春說：張卿云：劉澤，宗家也。按言：宗家似疎遠矣。然則班固言從祖昆弟，當別有所見。高帝

三年，澤為郎中。高帝十一年，澤以將軍擊陳豨，得

王黃為營陵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北海。正義曰：括地志云：營陵故城在青州

北海縣南三十里。高后時，齊人田生游之資。春秋：田子春

按此將叙分王劉氏却先提高祖子幼數句喚醒而以始王昆弟劉氏一勾足之何等結構

按師古云：言同曾祖從祖而別也。

交約言曰田生畫策處多奇頗有戰國策士風而澤一見之即輕金為壽亦能下士矣

按注畫干之畫為工畫弗與之與為黨與俱縲

董份曰雅故者微時也而呂氏又能助高祖取天下

以畫干營陵侯澤服虔曰以計畫干之也文類曰以工畫得寵也○索隱曰兩家

之義通澤大說之用金二百斤為田生壽田生已得

金即歸齊二年澤使人謂田生曰弗與矣孟康曰與黨與

言不復與我為與也文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假

大宅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子卿徐廣曰名

澤駟案如淳居數月田生子請張卿臨親脩具張

卿許往田生盛帷帳共具譬如列侯張卿驚酒酣

乃屏人說張卿曰臣觀諸侯王邸第百餘皆高祖

一切功臣索隱曰此一切猶一例同時也今呂氏雅

故本推轂高帝就天下如淳曰呂公知高祖相賢以女妻之推轂使為長者

○索隱曰雅訓素也謂呂氏素心奉推高祖取天

下若人推轂欲前進塗然也推音昌誰反功至大又親戚太后之重太

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

后又重發之文類曰欲發之恐大臣不聽恐大臣不聽

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

必喜諸呂已王萬戶侯亦卿之有正義曰高后紀云封張卿為建

陵太后心欲之而卿為內臣不急發恐禍及身矣

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

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斤金張卿

以其半與田生田生弗受因說之曰呂產王也諸

大臣未大服今營陵侯澤諸劉為大將軍獨此尚

缺望索隱曰缺音決又音窺睡反今卿言太后列十餘縣王之

茅坤曰田生既說卿并王澤矣而復策太后之遣使追之迫而不及即還何也

彼得王喜去諸呂王益固矣張卿入言太后然之乃以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琅邪王乃與田生之國田生勸澤急行毋畱出關太后果使人追止之已出即還及太后崩琅邪王澤乃曰帝少諸呂用事劉氏孤弱乃引兵與齊王合謀西漢書音義曰澤至齊為齊王所劫不得去乃說王求詣京師齊具車送之不為本與齊合謀也○索隱曰漢書齊王傳云使祝午劫琅邪王至齊因畱琅邪王不得反國澤乃說求入關齊乃送之與此文不同者劉氏以為燕齊兩史各言其王立功之迹太史公闕疑遂各記之則所謂實錄欲誅諸呂至梁聞漢遣灌將軍屯滎陽澤還兵備西界遂跳驅至長安漢書音義曰跳驅馳至長安也○索隱曰代王跳他彫反脫獨去也又音條謂疾去也代王亦從代至諸將相與琅邪王共立代王為天子天

子乃徙澤為燕王乃復以琅邪予齊復故地李奇曰本齊地分以王澤今復與齊也澤王燕二年薨謚為敬王傳子嘉

為康王至孫定國與父康王姬姦生子男一人奪弟妻為姬與子女三人姦定國有所欲誅殺臣肥

如令郢人如淳曰定國自欲有所殺餘臣肥如令亦臣名令郢人以告定國也小顏以為定國欲有所誅殺餘臣而肥如令郢人乃告定國也按地理志肥如郢人等告定國定國使謁者以他法劾捕

格殺郢人以滅口至元朔元年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陰事以此發覺詔下公卿皆議曰定國禽獸行亂人倫逆天當誅上許之定國自殺國除為郡

按告定國告諸朝也故定國殺以滅口

黃慶曰按田生如長安不見澤而以計謂高后之所幸張子卿使王諸呂以張本而王劉澤于燕然則田生所年所施于張子卿之計曰弗與云者弗為我施行所畫促之之詞爾澤劉氏也而王諸呂乃出其計其罪大矣故太史公之贊曰劉澤之王權激呂氏而釋之者弗察謂畫為工畫謂與為黨與矣於于劉澤不言其所畫而於于張子卿言之文法之相為先後如此而釋之者弗能察故夫史遷之文深遠矣

太史公曰。荆王王也。由漢初定天下未集。故劉賈

雖屬疎然以策為王。填江淮之間。劉澤之王。權激

呂氏。索隱曰。謂田子春欲王。劉澤先使張卿說封呂氏。呂產乃恐以大臣缺望。澤卒得王。故為權激

也。然劉澤卒南面稱孤者三世。事發相重。豈不

為偉乎。晉灼曰。澤以金與田生。以事張卿。張卿言

事起於相重也。索隱曰。謂先發呂氏令重。而我亦得其功。是事發相重也。偉盛也。蓋盛其能激發也。

索隱述贊曰。劉賈初從。首定三秦。既渡白馬。遂圍壽春。始迎黥布。絕間周殷。賞功。胙土。與楚為隣。營陵。始爵勳。由擊陳。田生遊說。受賜千斤。權激諸呂。事發榮身。徙封傳嗣。亡於郢人。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一 終

田中篤實 荒木廣精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

吳興凌雅 隆輔校 溫陵李光 縉增補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齊悼惠王劉肥者。正義曰。年表云。都臨淄。高祖長庶男也。其

母外婦也。曰曹氏。高祖六年立肥為齊王。食七十

城。諸民能齊言者皆予齊王。索隱曰。謂其語音及名物。異於楚魏。孟康

云。此時人多流二。故使齊言者皆還齊王。齊王孝惠帝兄也。孝惠帝二

年齊王入朝。惠帝與齊王燕飲。亢禮如家人。索隱曰。謂

齊王是兄。不為君臣禮。而乃自亢。敵如家人。人行兄弟之禮。故太后怒。且誅

齊王。齊王懼。不得脫。乃用其內史勳。計獻城陽郡。

正義曰。括地志云。濮州雷澤縣。本漢城陽縣。按後為郡也。以為魯元公主湯沐

邑。呂太后喜。乃得辭就國。悼惠王即位十三年。以

茅坤曰。漢書本此篇全文。其敘七王處。廢與稍有次第。而生色少。

按漢書曰。后紀云。內史士師古云。古以士為名。此曰內史勳。則勳者名也。

吳寬曰即以王國紀年此春秋例

凌約言曰此敘齊世家而前後血脉却以朱虛侯貫之是亦一體

黃震曰趙德王以幽州趙幽王以幽州趙共王以憤歎燕王建有子亦見殺惟齊王肥獻城

呂氏之女幸脫虎口甚矣呂氏之不仁也肥子朱虛侯竟能手誅諸呂復安社稷嗚呼真高祖子孫哉

董份曰章志奇矣然犯人所深忌而輕言之幸得脫虎口甚矣矣按師古云概稱也概種者言多生子孫也疏立者四散置之令為藩輔也

列言以言言本

卷三十一

一作列金聲

惠帝六年卒子襄立是為哀王哀王元年孝惠帝

崩呂太后稱制天下事皆決於高后二年高后立

其兄子酈侯徐廣曰一作酈索隱曰二字皆音酈縣名在馮翊酈縣在南陽

義曰按音呈益反括地志云故酈城在鄧州新城縣西北四十里蓋此縣是也呂台為呂

王索隱曰音胎割齊之濟南郡為呂王奉邑正義曰括

地志云濟南故城在淄州哀王三年其弟章入宿

衛於漢呂太后封為朱虛侯索隱曰地理志以呂

祿女妻之後四年封章弟興居為東牟侯索隱曰地理志

縣名屬皆宿衛長安中哀王八年高后割齊琅邪

郡立營陵侯劉澤為琅邪王正義曰今沂州也其明年趙

王友入朝幽死于邸三趙王皆廢高后立諸呂為

三王徐廣曰燕趙梁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

劉氏不得職嘗入侍高后燕飲高后令朱虛侯劉

章為酒吏章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以軍法行酒

高后曰可酒酣章進飲歌舞已而曰請為太后言

耕田歌高后兒子畜之笑曰顧而父知田耳若生

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索隱曰顧猶念也章曰臣知

之太后曰試為我言田章曰深耕耨種立苗欲疏

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一人

醉亡酒章追拔劍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

謹行法斬之太后左右皆大驚業已許其軍法無

以罪也因罷自是之後諸呂憚朱虛侯雖大臣皆

齊悼惠王世家

卷三十一

齊悼惠王世家

齊悼惠王世家

依朱虛侯劉氏為益彊其明年高后崩趙王呂祿為上將軍呂王產為相國皆居長安中聚兵以威

大臣欲為亂朱虛侯章以呂祿女為婦知其謀乃

使人陰出告其兄齊王欲令發兵西朱虛侯東牟

侯為內應以誅諸呂因立齊王為帝齊王既聞此

計乃與其舅父駟鈞索隱曰舅謂舅父猶姨稱姨母郎中令祝午

中尉魏勃陰謀發兵齊相召平聞之索隱曰廣陵人召平與東

陵侯召平及此召平皆似別人也乃發卒衛王宮

魏勃給召平曰王欲發兵非有漢虎符驗也而相

君圍王固善勃請為君將兵衛衛王召平信之乃

使魏勃將兵圍王宮勃既將兵使圍相府召平曰

嗟乎道家之言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乃是也遂自

殺於是齊王以駟鈞為相魏勃為將軍祝午為內

史悉發國中兵使祝午東詐琅邪王曰呂氏作亂

齊王發兵欲西誅之齊王自以兒子年少不習兵

革之事願舉國委大王大王自高帝將也習戰事

齊王不敢離兵索隱曰服虔云不敢離其兵而到琅邪使臣請大王

幸之臨菑見齊王計事并將齊兵以西平關中之

亂琅邪王信之以為然西馳見齊王齊王與魏勃

等因留琅邪王而使祝午盡發琅邪國而并將其

兵琅邪王劉澤既見欺不得反國乃說齊王曰齊

悼惠王高皇帝長子推本言之而大王高皇帝適

按師古云西詰京師按齊王既知欲立又使詐留琅邪王何也他日與大臣謀立代王而齊竟不得立者卒以此故

按師古云自高帝時已為將也

長孫也。當立。今諸大臣狐疑，未有所定。而澤於劉氏最為長年。大臣固待澤決計。今大王留臣，無為也。不如使我人關計事齊王，以為然。乃益具車送琅邪王。琅邪王既行，齊遂舉兵西攻呂國之濟南。於是齊哀王遺諸侯王書曰：高帝平定天下，王諸子弟，悼惠王於齊。悼惠王薨，惠帝使留侯張良立臣為齊王。惠帝崩，高后用事。春秋高，聽諸呂擅廢高帝所立，又殺三趙王。正義曰：隱王如意，幽王友也。滅梁、燕、趙。正義曰：梁王恢，徙燕、趙，立高祖子也。分齊國為四。索隱曰：謂齊南琅邪、城陽，并齊為四也。正義曰：琅邪郡封劉澤、濟南郡以為呂王奉邑，城陽為魯元公主湯沐邑也。忠臣進諫，上惑亂不聽。今

按此書詞嚴義正，與高祖約諸侯王擊楚之敘義帝者同例。

按灌嬰此出呂產所遣也，乃不黨呂氏而留兵榮陽以待其變，豈非安劉一功臣也哉。

凌約言曰：叙誅諸呂曰：首先曰於是。

高后崩，皇帝春秋富。索隱曰：小顏云：年幼也。比之於財，方未匱竭，故謂之富也。未能治天下，固恃大臣諸將。今諸呂又擅自尊官，聚兵嚴威，劫列侯忠臣，矯制以令天下。宗廟所以危。今寡人率兵入誅，不當為王者。漢聞齊發兵而西，相國呂產乃遣大將軍灌嬰東擊之。灌嬰至榮陽，乃謀曰：諸呂將兵居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我今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榮陽，使使喻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西取其故濟南郡，亦屯兵於齊西界，以待約。呂祿、呂產欲作亂，關中朱虛侯與太尉勃、丞相平等誅之。朱虛侯首先斬呂產。於是太尉勃

伏後以誅呂事告齊王案

朱虛所以首斬呂產詳呂后紀

乃得而朱虛侯太尉丞相其功之大小具見矣何等筆力

按琅邪王及大臣論代王當立是矣而以兩母家較量去取恐非確論豈其目擊呂氏之變不耶得不慮及于此

茅坤曰自灌嬰在榮陽起至重子齊相止總只是詳魏勃始末非齊所以興亡之故也

等乃得盡誅諸呂而琅邪王亦從齊至長安大臣議欲立齊王而琅邪王及大臣曰齊王母家駟鈞惡戾虎而冠者也張晏曰言鈞惡戾如虎而著冠方以呂氏故幾亂天下今又立齊王是欲復為呂氏也代王母家薄氏君子長者且代王又親高帝子於今見在且最為長以子則順以善人則大臣安於是大臣乃謀迎立代王而遷朱虛侯以誅呂氏結前待呂氏之變事告齊王令罷兵灌嬰在榮陽聞魏勃本教齊王反既誅呂氏罷齊兵使使召責問魏勃勃曰失火之家豈暇先言大人而後救火乎索隱曰此蓋舊俗之言謂救火之急不暇先啟家長也亦猶國家有難不暇待詔命也因退立股戰而栗恐不能言者終

按此復叙勃始事見勃自來妄庸如此

無他語灌將軍熟視笑曰人謂魏勃勇妄庸人耳

索隱曰妄庸言凡妄庸劣之人何能為乎乃罷魏勃索隱曰罷謂不罪而放遷

魏勃父以善鼓琴見秦皇帝及魏勃少時欲求

見齊相曹參家貧無以自通乃常獨早夜掃齊相

舍人門外相舍人怪之以為物而伺之索隱曰姚氏云物怪

物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為子掃欲以求見

於是舍人見勃曹參因以為舍人一為參御言事

參以為賢言之齊悼惠王悼惠王召見則拜為內

史始悼惠王得自置二千石及悼惠王卒而哀王

立勃用事重於齊相王既罷兵歸而代王來立是

為孝文帝孝文帝元年盡以高后時所割齊之城

陽琅邪濟南郡復與齊而徙琅邪王王燕益封朱

虛侯東牟侯各二千戶是歲齊哀王卒太子側立

是為文王齊文王元年漢以齊之城陽郡立朱虛

侯為城陽王以齊濟北郡立東牟侯為濟北王正義

日、今濟州、濟北王所都二年濟北王反漢誅殺之地入于漢

後二年孝文帝盡封齊悼惠王子罷軍等七人正義

音不、皆為列侯齊文王立十四年卒無子國除地

入于漢後一歲孝文帝以所封悼惠王子分齊為

王齊孝王將閭以悼惠王子楊虛侯為齊王故齊

別郡盡以王悼惠王子子志為濟北王子辟光為

濟南王子賢為菑川王子卬為膠西王子雄渠為

膠東王與城陽齊凡七王索隱曰謂將閭為齊王

辟光濟南王賢菑川王章齊孝王十一年吳王濞

楚王戊反與兵西告諸侯曰將誅漢賊臣鼂錯以

安宗廟膠西膠東菑川濟南皆擅發兵應吳楚欲

與齊齊孝王狐疑城守不聽三國兵共圍齊張晏曰膠

西菑川齊王使路中大夫告於天子張晏曰姓路

索隱曰史失名故言姓及官顧氏按天子復令路

中大夫還告齊王善堅守吾兵今破吳楚矣路中

大夫至三國兵圍臨菑數重無從入三國將劫與

路中大夫盟曰若反言漢已破矣齊趨下三國不

且見屠路中大夫既許之至城下望見齊王曰漢

茅坤曰按此下逐一皆齊興廢之故

按漢書云文帝憐悼惠王通嗣之絕于是乃分齊為六國盡立前所封悼惠王

子列侯見在者六人為王

茅坤曰按齊路中大夫既許三國而終遠漢天子命俾

齊堅守與鄭世家
解揚之事同
茅坤曰路中大夫
有古烈士風

按師古云首善
言其初首無逆
亂之心

茅坤曰又以七王
提一番似復
按齊世家五公
子爭立亦用此
法似非複也

已發兵百萬使太尉周亞夫擊破吳楚方引兵救
齊齊必堅守無下三國將誅路中大夫齊初圍急
陰與三國通謀約未定會聞路中大夫從漢來喜
及其大臣乃復勸王母下三國居無何漢將欒布
平陽侯等兵至齊索隱曰平陽侯按表是簡侯曹奇擊破三國兵
解齊圍已而復聞齊初與三國有謀將欲移兵伐
齊齊孝王懼乃飲藥自殺景帝聞之以為齊首善
以迫劫有謀非其罪也乃立孝王太子壽為齊王
是為懿王續齊後而膠西膠東濟南菑川王咸誅
滅地入于漢徙濟北王王菑川齊懿王立二十二
年卒子次景立是為厲王齊厲王其母曰紀太后

太后取其弟紀氏女為厲王后王不愛紀氏女太

后欲其家重寵索隱曰重直寵反謂令其長女紀

翁王入王宮索隱曰如淳云諸王女云翁王正其後

宮母令得近王欲令愛紀氏女王因與其姊翁王

姦齊有宦者徐甲入事漢皇太后索隱曰謂王太

皇太后有愛女曰脩成君脩成君非劉氏張晏曰

前嫁金氏所生太后憐之脩成君有女名娥太后欲嫁之

於諸侯宦者甲乃請使齊必令王上書請娥皇太

后喜使甲之齊是時齊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齊以

取后事亦因謂甲即事成幸言偃女願得充王後

宮甲既至齊風以此事紀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後

黃震曰主父偃求
徐甲欲入其女齊
後宮不遂則讒齊
王殺之偃幸以此
坐誅天道其好還
哉

按師古云言齊王與其姊妹姦終當坐之至或不足嫁女與之浸淫猶言漸染也

宮具備。且甲齊貧人急。徐廣曰乃為宦者。入事漢無補益。乃欲亂吾王家。且主父偃何為者。乃欲以女充後宮。徐甲大窮。還報皇太后曰。王已願尚娥。然有一害。恐如燕王。燕王者。與其子昆弟姦。新坐以死。亡國。故以燕感太后。太后曰。無復言嫁女齊事。事浸淫。不得聞於天子。主父偃由此亦與齊有郤。主父偃方幸於天子用事。因言齊臨菑十萬戶。市租千金。索隱曰。市租。謂所賣之物出租。人衆殷日得千金。言齊人衆而且富也。富巨於長安。此非天子親弟愛子。不得王。此今齊王於親屬益疎。乃從容言。呂太后時。齊欲反。吳楚時。孝王幾為亂。今聞齊王與其姊亂。於是天子乃

按主父偃以私怨廢齊。雖誅之。以塞天下之望。君子猶有遺恨焉。若罷錯為國計。以削七國。亦遭大戮。豈其倫耶。

茅坤曰。以前齊始末已完。復分註七王興廢次第。

拜主父偃為齊相。且正其事。主父偃既至齊。乃急治。王後宮宦者為王通於姊翁主所者。令其辭證。皆引王。王年少。懼大罪。為吏所執。誅乃飲藥自殺。絕無後。是時趙王懼主父偃一出廢齊。恐其漸疎骨肉。乃上書言偃受金及輕重之短。索隱曰。謂偃之恨。因言齊之短。為輕重之辭。蓋言臨菑富及吳楚孝王時事是也。天子亦既囚偃。公孫弘言。齊王以憂死。母後國入漢。非誅偃。無以塞天下之望。遂誅偃。齊厲王立五年。死。母後國入于漢。齊悼惠王後尚有一國。城陽及菑川。菑川地比齊。天子憐齊為悼惠王家園在郡。割臨菑東環悼惠王家園邑。盡以予菑川。以奉悼惠王祭祀。城

陳沂曰復敘城陽王始終且以見章子漢有功故國承而後等祭也

世宗本紀

卷五十三

齊悼惠王世家

陽景王章正義曰年表云都莒也齊悼惠王子以朱虛侯與

大臣共誅諸呂而章身首先斬相國呂王產於未央宮孝文帝既立益封章二千戶賜金千斤孝文

二年以齊之城陽郡立章為城陽王立二年卒子

喜立是為其王其王八年徙王淮南索隱曰當孝文帝之十二年表云都陳也四年復還王城陽凡三十三年卒

子建延立是為項王項王二十八年卒子義立是

為敬王敬王九年卒子武立是為惠王惠王十一

年卒子順立是為荒王荒王四十六年卒子恢立

徐廣曰廿是為戴王戴王八年卒子景立至建始

三年正義曰建始成帝年號從建始四年上十五年天漢四年六十七年蓋褚先生次之十五

歲卒濟北王興居正義曰都齊悼惠王子以東牟

侯助大臣誅諸呂功少及文帝從代來興居曰請

與太僕嬰入清官廢少帝其與大臣尊立孝文帝

孝文帝二年以齊之濟北郡立興居為濟北王與

城陽王俱立立二年反始大臣誅呂氏時朱虛侯

功尤大許盡以趙地王朱虛侯盡以梁地王東牟

侯及孝文帝立聞朱虛東牟之初欲立齊王故絀

其功及二年王諸子乃割齊二郡以王章興居章

興居自以失職奪功章久而興居聞匈奴大入漢

漢多發兵使丞相灌嬰擊之文帝親幸太原以為

天子自擊胡遂發兵反於濟北天子聞之罷丞相

王維楨曰朱虛東

牟二侯有功王室安得以初欲立齊之故絀其功是自

按此復敘濟北王始終

按此褚少孫所補

董份曰漢所患呂氏者莫如產自朱虛誅產而後太尉以次收族呂氏是朱虛首善功莫大焉以帝之仁厚而猶苛責人之微指以絀其大功况他人乎

王維楨曰朱虛東牟二侯有功王室安得以初欲立齊之故絀其功是自

齊悼惠王世家

卷五十三

齊悼惠王世家

及行兵皆歸長安使棘蒲侯柴將軍擊破張晏曰柴武

虜濟北王王自殺地入于漢為郡後十二年文帝

十六年復以齊悼惠王子安都侯志為濟北王正義

曰安都故城在瀛州高陽縣西南二十九里○索隱曰地理志安都闕十一年吳楚

反時志堅守不與諸侯合謀吳楚已平徙志王菑

川復申濟南王辟光正義曰辟音齊悼惠王子以勒侯

索隱曰勒漢書作物皆音力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孝文十六年為濟南王

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辟光以濟南為郡地

入于漢菑川王賢正義曰年表云淄川王都劇故城在青州壽光縣西三十一里

齊悼惠王子以武城侯索隱曰按地理志縣名屬平原也○正義曰貝州縣

文帝十六年為菑川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

陳沂曰復叙四反國始終詞事嚴整

王維楨曰齊分七國後多逆誅滅惟菑川王志以忠保其國

殺賢天子因徙濟北王志王菑川志亦齊悼惠王

子以安都侯王濟北菑川王反母後少徙濟北王

王菑川凡立三十五年卒謚為懿王子建代立是

為靖王二十年卒子遺代立是為頃王三十六年

卒子終古立是為思王二十八年卒子尚立是為

孝王五年卒子橫立至建始正義曰亦緒三年十

一歲卒膠西王卬正義曰卬五郎反年表云都高苑括地志云西苑故城在淄州

長川縣北四里齊悼惠王子以昌平侯正義曰括地志云昌平故城在幽州

東南六十里也文帝十六年為膠西王十一年與吳楚反

漢擊破殺卬地入于漢為膠西郡膠東王雄渠正義

曰年表云都卽墨按卽墨故城在萊州膠東縣南六十里齊悼惠王子以白石

齊悼惠王世家

侯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金城。正義曰文帝十年

六年為膠東王。十一年與吳楚反。漢擊破殺雄渠。

地入于漢為膠東郡。

太史公曰諸侯大國無過齊悼惠王以海內初定。

子弟少激秦之無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萬民。

之心及後分裂固其理也。

索隱述贊曰漢矯秦制樹屏自彊表海大國悉封齊王呂后肆怒乃獻城陽哀王嗣立其力不量朱虛仕漢功大策長東牟受賞稱亂貽殃膠東濟北雒陽辟光齊雖七國忠孝者昌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二終

田中篤實 林義次 同校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

吳興凌雅 溫陵李光縉 增補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楊慎曰蕭相國留侯陳平世家書法大槩同森然燦然

茅坤曰通篇直敘敘何所以佐高祖定天下大畧處特簡敘高祖所以論功行賞與何所以委曲處特詳非後世之史可及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索隱曰春秋緯蕭何感以

文無害為沛主吏掾駟案漢書音義曰文無害有

吏如今言公平吏一曰無害者如言無比陳留問語也。索隱曰裴註已列數家今更引二說應劭云雖為吏而不刻害韋昭云為有文理無傷害也漢書云何為主吏主吏功曹也又云何為沛掾是

何為功高祖為布衣時何數以史事護高祖索隱

曹掾文云護高祖為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

楊慎曰此傳書法嚴整王鏊曰文無害意者老成之極無得破也主吏主文也

按高祖為布衣三段見何素有德于高祖如此按觀太史公連下常字獨字及

數字第一字則高祖初起何已功冠一時矣

康海曰何固請得毋行此便是何之器遠處

凌約言曰漢之天下根本于是乎定此何之功所以第一也彼責其不救

博士掌故之書者過矣按此插入漢王一段以結何收圖書功余有丁曰按漢王有天下信功居多信為何所進士故傳特詳茅坤曰漢書多蕭何勸漢王王關中一段甚善董份曰當漢王與楚相持天下方未定而何首立宗廟何其見之大也為漢元功有以也夫唐順之曰蕭何相業只此數句盡之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何乃給泗

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

李奇曰或三百或五百也。索隱曰奉音扶用

郡者與從事常辨之

張晏曰何與其事修辨明何從事也秦時無刺史以御史監郡。索隱曰何與御史從事常辨明言稱職也。何乃給泗

水卒史事第一

徐廣曰沛縣有泗水亭又秦以沛郡卒史。索隱曰如淳按律郡卒史書佐各

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請得毋行及高祖起為沛公

何常為丞督事

索隱曰謂高祖起沛令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索隱曰走音

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

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

為漢王以何為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

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

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

以信為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

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

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

為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

以從事即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聞

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

漢王數失軍遁去何常與關中卒輒補缺

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

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世家

增焦竑曰蕭何封
鄣侯今世家作鄣
侯傳寫之誤也鄣
七何切班孟堅十
八侯銘文昌四友
漢有蕭何序功第
一受封於鄣又唐
詩麒麟閣上識鄣
侯按鄣在沛郡在
南陽何起沛封也
必近之且孟堅去
何未遠所開必真
師古云何封南陽
之鄣疑未深考也

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為君
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
益信君於是其計漢王大說漢五年既殺項
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
以蕭何功最盛封為鄣侯文穎曰音贊瓚曰今南
陽鄣縣也孫檢曰有二
縣音字多亂其屬沛郡者音嗟屬南陽者音讚按
茂陵書蕭何國在南陽宜呼讚今多呼嗟嗟舊字
作鄣今皆作鄣所由亂也○索隱曰瓚云今南陽
鄣縣顧氏云南陽郡名也太康地理志云魏武帝
建安中分南陽立南鄉郡是也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
等身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畧
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
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

按白雲先生云
發蹤指示四字
于何不切當宜
歸于房
倪思曰舉宗數十
人皆無聞名未必
皆有能戰功想見
何為更宗強力衆
非諸將亡命者比
耳若徒以兄弟諸
子與諸將較智勇
論功數未必足以
屈其心也

按太史公將言
高帝善觀君之
議而以心欲何
第一揣摩於前
妙甚
楊慎曰鄂君明蕭
何之功議論明白
所以服人以一時
之事萬世之功分

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
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
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功人也
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
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
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
攻城畧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撓功臣多封蕭何
應劭曰撓屈也○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心欲
索隱曰音女教反○
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索隱曰功臣表鄂
千秋封安平侯羣臣
議皆誤夫曹參雖有野戰畧地之功此特一時之
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眾逃身遁者數

說于前而合說于後一時之言亦森然有法

高儀曰此亦未見萬世功但言參為戰陣之功何為社稷之功則當矣或曰萬世者蓋言為漢久遠計即社稷之謂也惟欲抑揚其詞以警聽故耳

楊慎曰此我字本非高祖口中語却是高祖心中事隔世如親見也

楊慎曰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八字何為來哉却人召平瓜美云按召平有三言瓜美者所以別之也按召平與鮑生意同

史記卷之九十五 蕭相國世家 四

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遷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眾。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榮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劔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為安平侯。徐廣曰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秩舉蕭何功故因侯二千戶封九年卒。至玄孫但坐與淮南王安通。并帝國除。是正義曰括地志云澤州安平縣本漢安平縣是

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

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應前何獨以五

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

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

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

尉為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

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

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召平謂相國曰。

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

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

蕭相國世家 四 參水官載

按客又與召鮑
意同

董份曰相國所以
免禍者以三得智
謀士耳功名難處

如此淮陰之敗以
無士也存亡在所
畫悲哉

唐順之曰非鮑生
召平與客之計何
幾不免虎口哉

按三用從其計
句正以歸功三
人云

茅坤曰何請上林
特以將順上旨而
高帝復疑至此細

思何此處與前所
為買田宅以自污
當為失著

董份曰既以田宅
自污上喜矣而復
為民請田是失本

計也上益懼其得
民故係之非以利
賈人之金也

按何方以失民
心中上意而即
以為民請田拂

上意太史公下
大悅大怒字而
高祖之忌心洞

見矣

董份曰人主方怒
一大臣衛尉一小
臣耳乃肯直言救

解其人亦不易得
也

增許應亨曰鮑生
東陵侯及客為何

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
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
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上自將擊之數使使
問相國何為相國為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
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
久矣夫君位為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若初入
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
和上所為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
買田地賤貴貸以自汙正義曰世音世又食
夜反賒也下天待反上心
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
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彊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

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索隱曰謂相國取
人田宅以為己利

故云乃利人也所
以令相國自謝之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

謝民相國因為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地

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彙為禽獸食索隱曰苗子
還種田人留

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為請吾苑

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如淳曰百
官公卿表

無名字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

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王有惡自與今相

國多受賈豎金而為民請吾苑以自媚於民故繫

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

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

謀皆出於權詐而王衛尉之所為高帝陳者獨正而篤賢矣哉

按高祖自言我不過為桀紂主二句與上有善歸主二句正相反然則斯言豈真心哉適以自道其怒何之本旨耳
王整曰欲聞過實文過

按叙何事既畢復叙何置田宅數語所以明何本意也
增茅坤曰孫叔敖將死戒其子曰王封汝必無受利地後教死王以美地封其子而子辭請寢丘遂十世不絕何之意其即教之意乎

按刀所以割書古者用簡牘故吏皆以刀筆隨楊慎曰贊體既然末比閔天散且生或說其無謂不知太史斷蕭何諸將咄咄語正在以筆不然何不曰與太公望同功

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

時為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

天下李斯之分過索隱曰李斯歸惡而自予是分過也又何足法哉

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韋昭曰用意淺高帝不憚是日使

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

帝曰相國休矣相國為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為

桀紂主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

吾過也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

相國病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

臣莫如王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

臣死不恨矣何置田宅必居窮處為家不治垣屋

曰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母為勢家所奪孝惠二年

相國何卒駟案東觀漢記云蕭何墓在長陵東司馬門道北百步正義曰括地志云蕭

何墓在雍州咸陽縣東北二十七里諡為文終侯徐廣曰功臣表蕭何以容初起從也

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

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為刀筆吏錄錄未有

奇節索隱曰錄音祿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

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黥布等皆以

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

散宜生等爭烈矣

索隱述贊曰蕭何為吏文而無害及佐興王舉宗從沛關中既守轉輸是賴漢軍屢疲秦兵必會約法可久收圖可大指獸發蹤其功實最政稱畫一居乃非泰繼絕寵勤式旌礪帶

黃震曰高帝起布衣得天下非有分義素服人心故所與同起者帝無不疑如關中天下根本何每畱守而帝自將帝所任者莫如何所疑者亦莫如何也方帝距京索間非用鮑生計遣子孫諸軍何幾族及自將邯鄲非用召平計悉家財佐軍何幾族其後自將擊黥布非用說客計多買田宅自汗何又幾族然則何雖相帝定天下嘗懷救死之不暇縱何非刀筆吏又何暇經綸之事乎其後為民請苑稍欲展布而械繫已及帝之赦何也言我不過為桀紂而相國為賢相是正怒其掠主譽以得民心也嗚呼其亦異於古人所以推誠共治之道哉

曾李廷機曰按說者謂何用三謀士計以免漢高之族然此謂何能善處功名則可非所論漢高待何之心也帝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及為亭長又常左右之以吏繇

咸陽何又獨送奉錢五漢廷諸臣其素有德於高祖孰與何也且帝之滅秦而關項也收圖籍守關中漢廷諸臣功又孰與何也帝德何功何恐其矜而自耀因以罪何故遣使勞苦丞相遣卒為衛遣使問丞相何為又繫之廷尉以警勉抑折之使保令終正其心愛何而欲以全何也即無三謀士計何亦不族若曰何用三謀士計然後得免族則見何之能也而帝之心不幾於湮滅無知乎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三終

田中篤實同校
中村存義

Table with 10 vertical columns and 10 horizontal rows, mostly blank space.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

吳典凌稚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曹相國世家第二十四

索隱曰蕭相國曹相國苗侯絳侯五宗三王六篇可合為一篇

平陽侯曹參者正義曰晉州城也沛人也張華曰曹參字敬伯

時為沛獄掾而蕭何為王吏居縣為豪吏矣高祖

為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駟索漢書音義曰中涓如中謁者

索隱曰涓反將擊胡陵方與索隱曰地理志二縣皆屬山陽攻秦監公軍駟索漢書音義曰監御史

房與音預兗州縣也監郡者公名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大

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

茅坤曰曹參功名與蕭何相終始故首尾世家稱蕭何又曰通篇敘曹參野戰之功即今御史紀功冊事貴詳數而參所以相齊與所以代何為相國事兼言清淨之化如指掌

楊慎曰按此與終侯世家及樊鄴滕灌列傳敘戰功處同一凡例紀律嚴整可為敘戰功之法

按自此以後連用破之取之擊

曹相國世家

之攻之等語亦是一格

增言只言言本

作列言痛

徙守方與方與反為魏擊之正義曰曹豐反為魏

索隱曰時雍齒守攻之賜爵七大夫擊秦司馬尼

軍碭東正義曰音夷破之取碭狐父徐廣曰伍被曰吳

隱曰地理志碭屬梁國狐父地名在梁碭之間徐

氏引伍被云吳淠敗於狐父是吳與梁相拒而敗

處○正義曰括地志云狐父亭在宋州碭山縣東南三十里祁善置文穎曰善

晉灼曰祁音坻孫檢曰漢謂驛曰置善名也○索

隱曰司馬彪郡國志穀熟有祁亭劉氏音遲又如

字善置置名漢為驛置館○正義曰括地志云故

祁城在宋州下邑縣東北四十九里漢祁城縣也

言取碭狐父及又攻下邑以西至虞索隱曰地理

屬梁國○正義曰宋州下邑縣在州東百一十里

漢下邑城今碭山縣是虞城縣在州北五十里古

虞國商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徐廣曰宣帝

均所封擊章邯車騎攻爰戚及亢父時有爰戚侯趙

○索隱曰蘇林云縣名屬山陽功臣表爰戚侯趙

成○正義曰音寂劉音七歷反今在兗州南近元

父縣地理志元父縣名屬東平○括地志

云元父故城在兗州任城縣南五十里先登遷

為五大夫北救東阿索隱曰時章邯圍田榮於東

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正義曰

北縣縣西北二里北狄南救雍丘擊李由軍破之殺

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

增盧舜治曰太史公每叙拔城陷陣之功詞氣特雄而一城一邑無不備載今千載下猶若目親者信史哉

於是乃封參為執帛張晏曰孤卿也號曰建成君

索隱曰地理志遷為戚公正義曰即爰戚縣也

時屬屬碭郡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索

曰地理志成擊王離軍成陽南索隱曰地理志成縣

周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代遷於成之陽故曰

成陽○正義曰成陽故城濮州雷澤縣是史記云

陳懿典曰太史公叙曹世家每於其城即遷其地封其爵一備錄可見曹之功懋而漢之報功亦崇然必拔一城而一陳而後增數級之爵如老泉所謂御才將之術以智者又見高帝善將將

武王封弟季載於成其後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

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索隱曰圍趙賁開封

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徐廣曰在中牟反

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為執珪張晏曰侯

朝位比之如淳曰呂氏春秋從攻陽武正義曰括

武故城在鄭州陽武縣東下轘轅緱氏索隱曰地

北十八里漢陽武縣城也正義曰津濟

緱氏二縣屬河南轘轅道名在緱氏南正義曰

縣東南四十里十三州志云轘轅故關在洛州緱氏

轘轅道凡十二曲是險道絕河津正義曰津濟

洛陽縣東北五十里還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徐廣

在偃師孟康曰尸鄉北正義曰破趙賁軍於尸

鄉之北也括地志云尸鄉亭在洛州偃師縣在洛

州東也從南攻雙與南陽守齟戰陽城郭東應劭曰

南也索隱曰徐廣云陽城在南陽應陷陳正義曰陷

陽城郭取宛虜齟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嶢關

東也正義曰括地志云故武關在商州商洛縣東九十

里藍田關在雍州藍田縣東南九十里即秦峽關

也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正義曰雍州藍田縣在

山為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項羽

至以沛公為漢王漢王封參為建成侯從至漢中

正義曰梁州遷為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

道雍黎索隱曰地理志二縣名屬武都辯音皮莧

下辯道又云鳳州兩當縣本漢故道縣在州西五

十里地理志云雍黎二縣名屬右扶風黎音胎一

作黎音胎括地志云故雍縣南七里故黎擊章平

會丁巳平大

卷五十四

曹相國世家

三

參來官歲

軍於好時南正義曰括地志云好時城在雍州好時縣東南十三里破之圍

好時取壤鄉文穎曰地名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音歷按文穎云壤鄉高櫟皆地名在右扶風今其地闕正義曰音歷皆村邑名壤鄉今在雍州武功縣東南一十餘里高櫟壤坊是高櫟近壤鄉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

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命曰

新城索隱曰漢書高帝元年咸陽名新城武帝改名曰渭城參將兵守景陵

二十日駟案漢書音義曰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

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蘇林曰今華陽參以將軍引兵圍

章邯於廢丘正義曰周曰大丘秦史名廢丘漢更名槐里今故城在雍州始平縣東南

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正義曰即蒲津關也關今在嘉縣古脩武也渡圍津

同州也

從行書

特將書

徐廣曰東郡白馬有圍津○索隱曰顧氏按水經註白馬津有韋鄉韋津城圍與韋同古今字變爾

○正義曰括地志云黎陽津一名白馬津在滑州白馬縣北二十里帝王世紀云白馬縣南有韋城故豕韋國也續漢書郡

國志云白馬縣有韋城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

東取碭蕭彭城正義曰徐州二縣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

參以中尉圍取雍丘王武反於黃徐廣曰內黃縣有黃澤程

處反於蕪徐廣曰東郡蕪縣駟案漢書音義曰皆漢將往擊盡破之柱

天侯反於衍氏索隱曰柱天侯不知其誰封衍氏魏邑地理志云柱天在廬江潛縣

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還攻武疆

瓚曰武疆城在陽武○正義曰括地志云武疆故城在鄭州管城縣東北三十里因至榮

陽參自漢中為將軍中尉從擊諸侯索隱曰從才用反及

項羽敗還至榮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為假左丞

定反書

劉辰翁曰小結先後至榮陽皆極分曉董份曰結以語極有力見止二歲中

而戰功多如吳故
勇絕也
別將書

余有丁曰按吳必
魏自有曲陽定州
之曲陽時屬趙
按此曰別與韓
信曰因從韓信
曰屈韓信曰韓
信為齊王參留
平齊未服者曰
韓信徒為楚王
參留漢州印皆
為韓信以與淮
陰侯俱張本

史記卷一百一十四 留侯世家

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

韓信東攻魏將軍孫遨軍東張徐廣曰張者地名功臣表有張侯毛

澤之駟按蘇林曰屬河東○索隱曰遨音速○正

義曰括地志云張陽故城一名東張城在蒲州虞

鄉縣西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

於曲陽正義曰括地志云上曲陽定州恒陽縣是下曲陽在定州鼓城縣西五里追至

武垣徐廣曰河東有垣縣○正義曰括地志云武垣縣今瀛州城是地理志云武垣縣屬涿郡也

生得魏王豹取平陽正義曰晉州城是得魏王母妻子

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

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徐廣曰鄆縣在太原音烏古反大破之斬

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

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將軍於鄆城中戚將軍

出走追斬之乃引兵請教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

趙為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

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濞陰平原高盧

索隱曰地理志著縣屬濟南盧縣屬泰山濞陰平原高盧三縣屬平原濞音吐答反○正義曰括地志

云平原故城在德州平原縣東南十里故高城在德州安德縣西北十五里盧縣今濟州理縣是也

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文穎曰或以為高密○索隱曰

漢書亦作假密按下定齊七十縣則上假密非高密亦是齊地今闕大破之斬龍且

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

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韓

信為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

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為皇帝韓信徒

留侯世家 卷一百一十四 留侯世家 五 參來官表

黃震曰按曹參天下甫定遠相齊國此所以獨不見疑于高帝也然又安知非帝有心于遠之耶

為楚王齊為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為齊王而以參為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爵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黥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黥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蕭留索隱曰地理志蘄竹邑相蕭四縣屬沛正義曰括地志云徐州扶離縣城漢竹邑城也李奇云今竹邑也故相城在扶離縣西北九十里輿地志云宋其公自睢陽徙相子城又還睢陽蕭徐州縣古蕭叔國城也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里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駟案漢書音義曰楚之卿號郡守

凌約言曰特著齊七十城以見所以酬參者自不為薄

舍蓋公意念深矣莫有識者夫當時韓彭祖醢陳布就擒參蓋慮其無以自全適有蓋公者長老山林佈管世味想其相遇之初必有微言秘計中其肯緊政避正堂而舍之也觀其沈酒醜醜日在醉夢以若所為類西晉劉伯倫輩欲托以酒自終夫參豈風流人物哉誠不欲露才自見重疑忌者心耳

司馬候御史各一人以上詳次戰功以下詳相齊及八相本末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為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為言治道賢清靜而民自定推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趨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為寄慎勿擾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

茅坤曰蕭曹微時雅善及為將相有欲言論功行封之日歟又曰蕭何臨沒而獨荐參參預知何必荐者以兩人同得黃老術也

茅坤曰此豈足為相業乎而遷何言之太詳也蓋張旭

聖子書而馬遷聖子文故頗洵淋漓皆入玄妙矣

劉辰翁曰參平生惟七十創最著傳功最外不無可言若無益公事安所用子長哉從益公以來縱下更歌呼又答參只是一箇糊塗寫出許多然不可厭以其語不一種也

曾黃洪憲曰何素不學其相高帝於夫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故使行慎行之以維持遠參乃竟違故典自以為足且遠賢拒諫沉湎於酒至酣歌與吏相呼此書所謂巫風脚士足以喪其家而參居之不疑蓋武夫

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擾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

先之駟案漢書音義曰夫獄而兼受善惡若窮極姦人無所容竄姦人無所容竄久且為亂素

人極刑而天下畔孝武峻法而獄繁此其效也老子曰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參欲以

道化其本不欲擾其末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郤

至何且歿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漢相國舉事無

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訕於文辭重

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

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

客見參不事事如淳曰不事丞相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

參輒飲以醇酒間之欲有所言復飲之醉而後去

終莫得開說如淳曰開謂有所啓白以為常相舍後園近吏

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請參游

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按之乃反取酒

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

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為中大夫索隱曰窋音張律反

惠帝恠相國不治事以為豈少朕與索隱曰少者不足之詞故

胡亥亦云丞相豈少我哉蓋帝以丞相豈不是嫌少於我哉小顏以為我年少非也乃謂窋

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弃羣臣帝富

於春秋君為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

無言吾告若也索隱曰謂惠帝語窋無得言我告汝令諫汝父當自云是已意也

窋既洗沐歸間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答窋二

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

曾一已平本 卷一百一十五 留侯世家 參來官歲

俗史之故態非率
相所宜然也予意
當時天下之所以
安者蓋民苦秦虐
而幸漢之寬故恬
然自安於下非有
道以維持之也然
則參雖能清靜不
擾亦苟且偷惰之
謂耳

董份曰參以戰伐
封侯一勇夫耳與
宜剛毅為性而少
為好黃老尚清淨
所以不自盛滿而
保其身也當與下
房亦松意同有淮
陰功大貴極惟不
知以取誅滅衰
哉

茅坤曰此篇專看
參之所以守何法
處放于飲酒自頽
放處皆有本指而
民歌其相業清淨

寧一四字一篇之
大指也

洪邁曰曹參之宜
為相高帝以為可
惠帝以為可蕭何
以為可參自以為
可以故漢用之而
興也

董份曰太史結贊
語極有意味蓋黃
老雖非治之正道
然休息養病尤得
政體太史公言專
進黃老者哉

劉辰翁曰本攻城
野戰材也及為相
國獨遵用蓋公語
遂能養漢初氣脈
在秦之後文景
之前以漢之所以
為漢也

楊慎曰極言合道
但倒一字謂言極
合道也

大言以言言林
卷三十四
何陋舍流

讓參曰與密胡治乎如淳曰猶言用密為治。索隱曰胡何也。言語參何為治

也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

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

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

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

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

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

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顛若畫徐廣曰顛音古項反。音較。索隱

也漢書顛作講畫訓直又訓明言法明直若畫一

也講亦作觀小顏云講和也畫言其法整齊也

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一平陽侯

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

九年卒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

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瘳歸國立

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

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

中宗坐太子死國除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

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

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

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索隱述贊曰曹參初起為沛豪吏始從中涓先
圖善置執圭執帛攻城畧地衍氏既誅昆陽失
位非禽夏說東計出既制符定封功無與
市欲勿擾清淨不事尚平陽代享其利

曾丁巳巳平水
卷五
曹相國世家
參失官表

曾相國惟所從得
其人故成功擅其
名惟所治當其時
故天下稱其美

史記評林

卷五十四

化及舍

黃震曰：參自高帝起兵，無一戰不與。雖非赫赫功，而未嘗以敗聞。天下既平，猶從擊陳、稀、黥布，蓋參與帝終始，無間而不見疑。相齊、齊治，相漢、漢治，參有過人者矣。而史論戰功，則謂其當信之滅論。治功，則謂其當素之後，若有抑揚之意焉。愚謂：參明哲保身，雖信不能及，而立法易守，法難參以人豪。一遵何約束，除吏皆木訥，而深刻者輒斥去，所以養成漢家寬厚之風。雖何無以尚之，參其可少哉。書稱斷斷今無他技，謂之參矣。

楊維禎曰：漢相求師問道者少矣。曹參治齊，獨有志于求師，悉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者，使稷下諸子有一真儒出，于蓋公上者，則齊國之理豈早于管晏而諸儒集者百數，言人人殊，無以師參者。乃使使求膠西蓋公治黃老言者，居所避之舍，用其言，齊亦理而參稱賢相。他日治漢，遂使黃老廢儒，漢之治道安于苟簡，而二帝三王之制不可復興，固漢相國之罪，亦齊諸儒之罪也。

王直曰：蕭何素不知學，其於治天下之道，未有所立也。就使有所立，參尤當敬守而慎行之。豈酬酬者所能治耶？何之律令，豈古聖人所用以治天下者耶？當時天下之所以安者，蓋民久苦秦虐，而幸漢之寬，故恬然自安于下，非宰相有道以維持之也。然則參雖能清淨不擾，要亦苟且偷惰之謂耳。

謝鐸曰：方秦之吞併諸侯也，舉先王之法而盡變之，當是時天下之民塗炭已極矣。參之相漢，有見于此，遂訪諸蓋公，求黃老之說，一以清淨無為為治，是猶出烈熾之中，故民安其治而歌之。所以轉二世之秦為四百年之漢者，參亦不為無功焉。然吾猶有惜于參者，時至孝惠，秦灰已冷，楚坑已平，牝雞之聲未聞，屠牛之鋒未挫，可以有為之日也。帝察參不事事，且使其子諫之，帝亦非常主矣。奈何一意矯秦，遂至醜歌廢事，卒使漢家之治因循雜伯而不能復元氣于三代之時，惜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四終

曹相國世家

田中篤實 同校
長谷川敬直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吳興凌雅隆輯校 溫陵李光縉增補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真德秀曰愚按子房為漢謀臣雖未嘗一日居輔相之位而其功實為三傑之冠故高帝首稱之其人品在伊呂間而學則有王伯之雜其才如管仲而氣象高遠則過之自漢而下惟諸葛孔明畧相伯仲若荀彧忘漢附曹而或者比之子房既非其類崔浩何者亦自比焉可見其不知量也

唐順之曰按朱氏云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喪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籍漢滅秦誅項以據其憤然後弃人間事導引辟穀托意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于入絃九域之外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心胸面目為何如人其志可謂壯哉

留侯張良者

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留城在徐州沛縣東南五十五里今城內有張良廟

凌約言曰敘留侯獨于為韓處尤明書法筆力無至

光緒曰荀子云韓之張去疾趙之奉陽齊之孟嘗可謂暴臣也註去疾張良之祖然則去疾亂韓而良能為韓克蓋前人之怨者也

按此見張良為韓

劉辰翁曰從倉海君得力上已怪百二十斤椎舉于曠野之中而正中副車雖架砲不能也

大索甚急良非獨自免并隱力士此大怪事卒歸之北上老父又極從容此皆不可意測不可語解

羅大經曰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捨金募死士以鐵椎狙擊始皇自此陳勝吳廣田儋項梁之徒始相尋而起是魏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揚雄曰或問張良狙擊即吏門監者之用朱椎朱倅成而狙擊者不成遂與荆軻之拙傳千載之笑謂智不智非歟予曰力士操推誤中副車力士之拙也大索十日而力士與良訖

其先韓人也索隱曰韋昭云留今屬彭城按良求封留以始見高祖於留故也漢書云良字子房按王符皇甫謐云以良為韓之公族姬姓也秦索賊急乃改姓名而韓先有張去疾及張譴恐非良之先代也良既歷代相韓故知其先韓人顧氏按後漢書云張良出於城父城父屬潁川也正義曰括地志云城父在汝州郊縣東三十里韓里也大父開地父祖名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索隱曰韓世家及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為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索隱曰謂大父及父良嘗學禮淮陽正義曰今東見倉海君如淳曰秦郡縣夷君長索隱曰姚察以武帝時東夷穢君降為倉海郡或因以名蓋得其近耳正義曰漢書武

帝紀云元年東夷穢君南閭等降為倉海郡今穢國得之太史公修史時已降為郡自書之括地志云穢國在海南西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

秦皇帝博浪沙中索隱曰服虔云地在今陽武南按今浚儀西北四十里有博浪城也謂狙之伺物必伏而俟之故今云狙候是也擊千怨反索隱曰應劭云狙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服虔曰狙伺候也狙七預反伺也徐廣曰伺候也音也

正義曰晉地理記云鄭州陽武縣有博浪沙按今當官道也誤中副車索隱曰天子屬車三十六乘屬車即副車而奉車郎御而後從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為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

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徐廣曰圯橋也東楚謂之圯音怡索隱曰其容止不矜莊也邳披眉反按地理志下邳縣屬東海又云邳在薛後徙此有上邳故此云下邳李奇云上下邳人謂橋為圯文穎云沂水上橋也應

會丁巳平水

留侯世家

二

參來官載

不得焉良之智孰

愈乎哉

增張泰復曰大索

不得非子房之智

也天下厭秦無道

莫不欲共擊之故

有願為子房隱者

後世疑子房有遁

形之說感矣

交約言曰疆忍下

取履正模焉妙處

漢書削之可以觀

班馬優劣

楊時曰老子之學

最忍他閑時似箇

虛元軍弱底人到

緊要處發出來令

人支吾不往如張

子房是也子房如

曉關之戰與秦將

連和了忽乘其懈

擊之鴻溝之約與

項羽講解了忽回

軍殺之這便是柔

弱之發處可畏可

畏

凌約言曰老父出

一編書乃太公兵

法也方良夜未半

先往老父喜曰當

如是正兵法所謂

先發者制入後發

者制於入老父之

意良默得之故未

授兵書而老父已

許之也

○補寶曰秦銷兵

劭云圯水之上也姚察見史記本有作土刃者乃

引今會稽東湖大橋名為靈圯圯亦音夷理或然

也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索隱曰

直猶故也亦恐不然直言正顧謂良曰孺子下取

也謂至良所正墮其履也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為其

復良愕然欲毆之徐廣曰一云良怒欲罵之為其

老疆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履因長跪履

之索隱曰業猶本先也謂良心父以足受笑而去

良殊大驚隨目之父去里所復還徐廣曰一云為

復因進之父以足受笑而去曰孺子可教矣後五

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

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

早會五日鷄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

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

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徐廣曰編曰讀此則為王

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

下黃石即我矣正義曰括地志云穀城山一名黃

郡孔文祥云黃石公鬚眉皆白狀杖丹黎復赤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曰

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正義曰七錄云太公兵

牙周文王師良因異之常習誦讀之居下邳為任

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

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為楚假王在留良欲往

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畧地下邳西遂屬

焉沛公拜良為廐將駟案漢書音良數以太公兵

會丁巳巳平水留侯世家三

參來館藏

應前乃太公兵

應前乃太公兵

應前乃太公兵

應前乃太公兵

應前乃太公兵

應前乃太公兵

應前乃太公兵

應前乃太公兵

應前乃太公兵

應前乃太公兵

卽曰以太公兵法
說沛公沛公常用
其策等語敘事何
等駭嚴

按此見張良為
韓

增下項中曰秦兵
尚彊未可輕良至
此已非博浪中之
伎倆也

茅坤曰留壁者嚴
我陣也五萬人具
食者以備不時奮
擊之餉也張旗幟
諸山亂其耳目而
分其兵也以重寶
啗秦將者餌之使
懈也懈則擊而勝
也

茅贊曰樊噲之言
善矣子長不載字
此文固有王客也
楊維禎曰漢王見
秦宮室寶貨婦女
遂欲留吾其去諸
將爭取金帛者何
遠哉諫以樊噲之
言不聽非繼以張

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

省良曰沛公殆天授索隱曰殆故遂從之不去見

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

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

立為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

良為韓申徒徐廣曰卽司徒耳但語音訛轉故字亦隨改與韓王將千

餘人西畧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

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轅轅良引兵從沛公下

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

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

人擊秦燒下軍徐廣曰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

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

使人先行為五萬人具食徐廣曰五益為張旗幟

諸山上為疑兵索隱曰旗幟音其試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

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

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

因其解擊之索隱曰謂卒將離心而解怠沛公乃引兵擊秦軍

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

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

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

不聽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

從入秦宮所觀宮室帷帳珠玉重寶鐘鼓之飾奇
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宮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

留侯世家 卷之五 留侯世家 參來宿義

良之言則霸上未
必猝還何以宰制
六合受秦重符為
天下共主哉
凌約言曰或謂新
城董公遊說漢王
三軍素服大義皎
然何子房念不及
此也予謂方漢王
欲留秦宮室而子
房說以編素除殘
已先得之矣
王黎言曰楚紀有沛
公問故與臣游項
伯殺入臣活之等
語今先著項伯殺
人從良匿于前則
此不必費辭矣且
有情

揚循吉曰撮敘語
而鴻門事情盡矣

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良曰夫秦為無道故
霸上無留宮中沛公不聽

沛公得至此夫為天下除殘賊宜編素為資資日資

籍也欲沛公反秦奢秦奢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

助桀為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

索隱曰見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項

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

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為韓王送沛公今事有

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為將奈

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耶沛公曰鯀生教我距

關徐廣曰呂靜云鯀魚也音此垢反○索隱曰鯀

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

却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為奈何

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為壽結賓

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

他盜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

月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

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

中地如淳曰本但與巴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

漢王之國良送至褒中正義曰括地志云褒谷在

中山昔秦欲伐蜀路無由入乃刻石為牛五頭置

金於後偽言此牛能尿金以遺蜀蜀侯貪信之乃

令五丁其引牛塹山堙谷致之成都秦遂尋道伐

之北是又云斜水源出褒城縣西北衙嶺山與褒

水同源而流派漢書溝洫志云褒水通沔斜水通

按此見張良為韓

何孟春曰張良從沛公蓋欲為韓報讐也于嬰誅而韓王成立則復辭漢而為韓萬世之下稱其不忘故主之義
茅坤曰是時諸侯王初各分地而王良獨策天下之勢方如沸鼎而楚則首忌者漢王也故一則燒棧道以堅其不為西顧之心一則故遺田榮反書以促其北嚮之戰
又曰子房自此以前種種為韓以後死心于漢矣按漢之所以王楚之所以亡在此一着

茅坤曰張良一生得力在此太史公一篇墓檮在此

唐順之曰太史公見得分明故說得如此斬絕非後世史官所及
楊慎曰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此敘事繳語法後云竟不易太子四人力也與此句法同

茅坤曰立六國後一節陳涉始亂時分兵樹秦敵可也至是時則諸侯王已各裂土而守而漢且定秦東下矣所而爭者獨楚耳楚楚權而假六國後是以畫虎豹

過棧道不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船 邊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遷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遷韓王乃以為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間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為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弃之誰可與其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郤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

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即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漢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二年項羽急圍漢王滎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弃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為臣妾德義已行陛

而欲徵入也可乎

董份曰食其說以

汎觀之所見亦甚

大然實事勢分裂

故聽言最難

劉辰翁曰借箸謂

不能每下一箸

吳澄曰撓楚權立

六國三晉有生氣

而韓亦必有再封

之望子房豈光兒

乎是故然當楚漢

之未決又立六國

以眾其敵使天下

游上各歸事其主

漢元與成功又誰

為韓以報楚况項

羽專制山東河北

九江昌邑猶有故

王有不可以紛更

之者韓其能久存

乎故子房寧寢脚

生之諫而就漢之

天下天下既定太

原馬邑固已屬漢

再封未必非借箸

力也

王帝曰食其欲

立六國後高祖非

不知不可立也而

以問良是特以嘗

其心爾蓋良始惟

為韓報仇又嘗說

項梁立韓成爲王

已為韓司徒而後

又自懷中去漢而

歸韓高帝恐良終

為韓不為漢故因

疑其謀以管良豈

果不知六國後不

當立哉而子房且

力陳其不可此在

其術中而不知者

也

史記卷之六

卷之六

六

借箸

下南鄉稱霸楚必歛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

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

食曰子房前客有為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鄉生語

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為陛下書此計者陛下

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為大

王籌之張晏曰求借所食之箸用指畫也或曰前

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其制桀之歿

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歿命乎曰未能也其不

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

也今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

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間索隱曰崔浩云表者標

人也韓詩外傳曰商容執羽箭馮馮於馬徒欲以化

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山武王欲以為三公固

解而不受餘釋箕子之拘徐廣曰釋一作封比干

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間式智者

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

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如淳

者革車也軒者赤轂乘軒也偃武備而治禮樂也

謂廢兵車而用乘車也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

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

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

為今陛下能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

曾丁巳平水

卷之六

留侯世家

七

借箸

凌約言曰前不可不過設難沛公不能為湯武以折客之說耳至八不可則以利害言之所以感動沛公者在此

董份曰言客計欲立六國以撓楚權今縱能使楚无疆而遂撓楚矣然六國並立則亦將從而撓我也註謬擦字就應沛公計撓蘇軾曰刻印銷印何準累高祖之知

入適足期聖人之无我

茅坤曰一在淮陰事一在項羽事此兩著漢之所以王天下而楚之所以亡其國盡之矣按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句與卒破楚者此三人力句同故下文未嘗有戰功句亦與未嘗特將句同茅坤曰竊謂沙中偶語未必謀反也謀反乃族滅事豈野而謀者當漢之割符行封諸侯王時雖多出高帝獨見未必非蕭曹從中上下而間有失

矣放牛桃林之陰

索隱曰晉灼云在弘農南門鄉谷中應劭十三州記弘農有桃

丘聚古桃林也山海經云夸父之山北有桃林廣二百里以示不復輸積今陛

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

天下游士離其親戚弃墳墓去故舊從陛下游者

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

楚之後天下游士各歸事其王從其親戚反其故

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

唯無疆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駟索漢書音義曰唯當使楚無疆疆

則六國弱從之。索隱曰荀悅漢紀此事云獨可使楚無疆疆則六國屈撓而從之。又韋昭云今無

疆楚者若六國立必復屈撓從楚是二說之意同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

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

敗而公事索隱曰高祖罵酈生為豎儒謂此儒生豎于耳幾音祈幾殆近也而公高祖自

謂也漢書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

為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信

印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

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

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

未嘗有戰鬪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

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

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

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為留侯

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

會丁巳平木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八 參求館藏

諸將心者于房於此不言之恐有後患言之又恐與蕭曹生隙故特假此恐喝高帝及急封雍齒則群疑定矣此等皆子房呼吸風雲處

按此佐高帝定

王世貞曰漢高既有天下未及封功臣而諸將聚沙中偶語以留侯言先封雍齒乃人人自安今按功臣年表曹參至陳平九人皆以十二月甲申封張良至陳豨十三人以正月丙午封周竈以丁未封丁復以戊申封呂青以壬子封雍齒始與郭蒙以戊午封而諸將陳武等以三月丙申庚子等日繼封然則

曹參諸公遠者先三十四日而沛中偶語之輩僅陳武輩二十餘人耳此曹非有大功何敢偶語意者歸美留侯之溢談未必實也

康海曰世有入主所怨而不效者漢高祖高乘之貴不能必殺雍齒乃從而封之是故君子知命

羅大經曰下房早年頗似荆軻晚頗似神連得老氏不取為天下先之術荆公詩云漢業存亡俯仰中留侯於此每從容固陵始議韓彭地復道方謀雍齒封蓋因機乘時與之斡旋未嘗自我發端故

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如淳曰復音復上下有道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為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平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徐廣曰多作生平及誅故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為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駟案漢書音義曰未起時有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為其功多故不忍留

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

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索隱

曰縣名屬廣漢正義曰括地志云雍齒城在益州什邡縣南四十步漢什邡縣漢初封雍齒為侯

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

雍齒尚為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

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

東有城臯西有殽倍河向伊雒其固亦足恃留

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數百里田地薄

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正義曰殽

二殽山也在洛州永寧縣西北二十八里函谷關在陝州桃林縣西南十二里右隴蜀正義

曰隴山南連蜀之嶠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

曾子曰已平木卷一百一十五留侯世家

消沮事變全不費
力晦翁云子房兵
是占便宜不肯自
犯爭做又凡只到
半中央而止如看
花切勿看離披是
也

有胡苑之利索隱曰崔浩云苑馬牧外接胡地馬
物志云北有胡苑之塞按上郡北地之北與胡接
可以牧養禽獸又多致胡馬故謂胡苑之利也
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
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
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索隱曰此言謂

者蓋是依憑古
語金城言秦有四塞之國如金城也故淮南子云
雖有金城非粟不守又蘇秦說秦惠王云秦地勢
形便所謂天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

關中索隱曰周禮三曰詢國遷乃為大事高祖即
關中口西遷者蓋謂其日即定計非即日遂行也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駟案漢

書音義
曰服辟穀之藥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
夫人子趙王如意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決者也

呂后恐不知所為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策

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劫留侯曰君常

為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臥乎留

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策今天下安定

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

澤彊要曰為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
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索隱曰四人四皓也
黃公角里先生按陳留志云園公姓唐字宣明居
園中因以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
居夏里修道故號曰夏黃公用里先生河內軹人
太伯之後姓周名術字元道京師號曰霸上先生
一曰角里先生孔父祕記作祿里皆王劭據
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四八目而為此說四人
者年老矣皆以為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為

按留侯佐高帝
定太子
胡儼曰余讀留侯
世家謂留侯早辭
厚禮招致四人為
太子助或謂審有
此是子房植黨以
拒父也愚以當留
侯被劫畫計之日
惟知用圯上老人
設變制權之術豈
暇顧其他哉雖然
四人從太子游者
必謂其果為商岩
之老則余不知也

按篇中三語多
病而語辟穀
陸深曰性固多病
敘事者乃下從入
關時著其杜門不
出得子房之心矣

凌約言曰自古諫
者未有不因其所
明者漢祖愛戚姬
將易太子故亦甚

矣而素知四老之賢此則其所明者故招致四老因其明而通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致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

劉辰翁曰欲易太子留侯書策招四皓一段敘事明整讀之歷歷如日擊增焦氏類林云應曜隱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皓論

漢臣然上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為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吕后令吕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為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者子抱

陳懿典曰按高帝欲易太子蓋謂吕后驚悼也帝仁柔為宗社遠慮非弱愛戚姬也觀帝以太尉屬勃及欲斬之禍厥後趙主氏之禍厥後趙主酈亡惠帝憂死向非吕后先死平勃交歡則劉氏無難類矣杜牧謂四皓安劉是滅劉誠哉是言也

索隱曰此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吕后承間為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徐廣曰夷猶儕也○索隱曰如淳云等夷言等輩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為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晉灼曰鼓行而西言無所畏也上雖病彊載輜車臥而護之諸將不敢不盡力上雖苦為妻子自彊於是吕澤立夜見吕后吕后承間為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上曰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

黃洪憲曰已上許多說話只以如四人意四字概括之甚省太史公文字奇警處多此類

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司馬

會丁巳平水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十一 參來官載

增俞思學曰兩人諫不聽蓋子房所謂臣等百余人何益也

王守仁曰果于隱者必不出謂隱而也世謂謂留侯也四皓為太子輔余疑非真四皓也乃子房為之也夫四人遁世已久形容狀貌人皆不識之

矣故子房于呂澤劫計之時陰與壽度取他人之眉鬚皓白者偉其衣冠以誣高帝此又不可知也良平之屬平日所挾以事君者何莫而非奇功巧計彼豈顧其欺君之罪哉况是時高帝之威已浹呂氏之請又急何以明其計之不出此也邵寶曰當是時高帝病且崩矣不然為太子賓客而不先見天子帝不崩四皓其能遂歸乎

彪曰長安縣東有曲郵聚○索隱曰郵音尤按司馬彪漢書郡國志長安有曲郵聚今在新豐西俗謂之郵頭漢書舊儀云五里一郵郵見上曰臣宜人居間相去二里半按郵乃今之候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說上曰令太子為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臥而傳太子是時叔孫通為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說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薨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上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為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為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為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

曰調護猶營護也四人為壽已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王矣戚夫人泣上曰為我楚舞吾為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徐廣矰射也其矢曰矰○索隱曰馬融註周禮云矰者繳繫短矢謂之矰一說云矰一弦可以仰射高者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闋索隱曰音曲宄反謂曲戚

矰也尚安所施歌數闋終也說文云闋事也戚

劉辰翁曰良為劫則此四人者良飾之而其言良教之也故太史公言本招此四人之方諱之也不然何不著此四人姓名而對上亦有不自稱名者耶

宗臣曰良所以輔漢者為其足以滅楚也良所以有志滅楚者為其滅韓也使楚未嘗有怨于韓則良何心以仇楚使漢不足以滅楚則良亦何心以與漢哉然則良之與漢者非為漢也為韓也漢不與則楚不滅楚不滅則韓之仇不復良豈能自已哉劉子暈曰張良所畫計高祖用以成漢業及招四將則

高祖亦隨計中矣良欲從赤松子遊蓋婉其辭以脫世網所謂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茅坤曰沒此一段則篇首圯老一段多成鬼語矣余有丁曰獨証黃石事者此近怪非證則益誣矣故必登壇劉辰翁曰此傳從倉海君力士圯上父老以至四皓豈必有名姓哉殆以天人助興漢業故屢見不為怪未著子房之欲輕舉與黃石俱葬首尾奇事

王棹曰據太史公贊蓋真以黃石為鬼神也與昌黎韓子以桃源為神仙

夫人嘘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方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

下徐廣曰一云出及立蕭何相國駟案漢書音義奇計下馬邑及立蕭何相國曰何時未為相國勸高祖立之

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讎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

為帝者師索隱曰春秋緯云古在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弃人間事欲從赤松子

游耳索隱曰赤松子神農時雨師能入火自燒崑崙山上隨風雨上下也乃學辟穀道引輕身徐廣曰一云乃學道引欲輕會高帝崩

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諡為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徐廣曰文成侯立

代立十年坐與門大夫吉謀殺故楚內史當歿贖為城且國除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

果見穀城山下黃石取而葆祠之徐廣曰史記珍寶字皆作葆

留侯歿并葬黃石冢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張良墓在徐州沛縣東六十五里與留城相近也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索隱曰物謂精性也

至如留侯所見老父子書亦可恠矣索隱曰風后黃帝師又化為老子以書授高祖離困者數張良亦異說耳父後化為黃石

曾丁巳平水 卷五十五 留侯世家 十三 參本官載

何異哉眉山蘇公曰黃石公古之隱君子也是以可以眩千載之惑矣劉辰翁曰將極言有鬼神却從无鬼神說滿傳奇怪亦不得不爾引而歸之正及論其形貌亦奕然自失言笑有情

矣。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籌策，惟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為

其人計魁梧奇偉。應劭曰：魁梧，丘虛壯大之意。○索隱曰：蘇林云：梧，音悟。蕭該云：今讀為吾，非也。小顏云：言其可警悟於人。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索隱曰：子羽，澹臺，滅明字也。仲尼弟子之容，而行不稱其貌，與史記文同也。留侯亦云。

索隱述贊曰：留侯，個儻志懷憤惋，五代相韓，一朝歸漢，進履宜假，運籌神筭，橫陽既立，申徒作，拜灞上，扶危固陵，靜亂人稱，三傑辯推，八難，赤松願游，白駒難絆，嗟彼雄畧，曾非魁岸。

黃震曰：利啗秦將，旋破燒關，漢以是先入，關勸還霸上，固要項伯，漢以是脫鴻門，燒絕棧道，激項攻齊，漢以是還定三秦，敗于彭城，則勸連布，越將立六國，則借箸銷印。

韓信自王，則躡足就封，此漢所以卒取天下，勸封雍齒，銷變未形，勸都關中，垂安後

世，勸迎四皓，卒定太子，又所以維持漢室于天下，既得之後，凡良一謀一畫，無不繫漢得失安危，良又三傑之冠也。然董公仁義正大之說，則良不及之，使以良之智，兼董公之識，而為漢謀，伊周何尚焉。

史記評林卷之五十五 終

田中篤實 同校

